

朱鳳  
賈教顏譯

漢譯蒙古黃金史綱

翁獨健著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

朱 风 贾敬颜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呼和浩特

责任编辑：王挺栋  
封面、装帧设计：刘嵩柏

汉译蒙古黄金史纲

HanyiMengguhuangjinShigang

朱 风 贾敬颜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科技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75 字数：157千 插页：6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统一书号：11089·70 每册：精装3.05元 平装1.80元

## 引 言

《黄金史纲》原书名为《诸汗源流黄金史纲》，无名氏作，成书约在1604—1627年间。作者从宗教的立场出发，荒诞地将蒙古族源同印度、土蕃联结起来，盖自帕思巴《彰所知论》以降，蒙古编年史书中主张蒙古源出印藏之说，乃以本书为始。全书内容可略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印藏王统，第二部分为蒙古王统，其中又分两段，前段从孛儿帖赤那叙述至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后段从必里克图汗叙述至林丹汗。两段中间又插入永乐帝朱棣登基以后的明朝诸帝纪年。作者肯定明成祖永乐帝为元顺帝弘吉刺皇后所生遗腹子，写道：“汉家之君第一代即洪武皇帝，其子建文皇帝，在位四年之后，弘吉刺哈屯之子，统率自己少数护卫与兀刺之六千兀者人，水滨之三万女真人以及黑城之汉人整兵来伐，擒获汉家洪武皇帝之子建文皇帝，捺印于其颈而废逐之。于是，乌哈噶图可汗之子永乐皇帝为君，而汉家却以为‘真正吾皇之子做了皇帝’号曰大明”。插入明朝诸帝纪年，盖即出于此种认识。

《黄金史纲》除了宣扬印藏源流说以外，还记录了传说故事多则，包括上述关于永乐帝的传说在内，也都不能作为信史对待。但本书对明代蒙古鞑靼、瓦剌两部的历史叙述颇详，较为系统地勾勒了当时蒙古的社会政治面貌，

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也是它的史料价值所在。以致后世蒙古编年史家很少有注意到这本书的。至于对后来编纂的蒙古史书、诸如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罗卜藏丹津的《黄金史纲》以及无名氏的《古代蒙古诸汗源流大黄史》等著作所给予的影响，则早有公论，无须喋喋。因此《黄金史纲》与《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号称蒙古文三大历史文献。现除《史纲》外，《秘史》、《源流》都有汉译本（《秘史》仅有汉字标音和撮要本，《源流》的由满文译汉文改动亦大），虽然对《秘史》、《源流》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探讨。而国外研究《史纲》的人和书，无论就数量、时间、功力几方面讲，都已走在我们前面。我们应奋发图强，急起直追，把这一工作搞上去。

虽则如是，这部相当粗糙、甚至谬误迭出的《史纲》译文，并不想、也无能力填补上述的这一空白，更不可能因它的出版而抹掉我们脸上的灰尘。我们只有一个希望，即对那些不认识蒙古文而又想知道一下《史纲》内容的人，给与一个极其初步的便利而已。

这部书的结束，说来不能原谅自己。初作于一九五六年，那时，我们在做阿拉善旗的社会历史调查，公余之夜，草草从事，手头仅有小林高四郎的两种日译本，虽然我们采用的底本与小林氏一致，但不甚了然或根本不理解的地方那是很多的。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六年也曾两度整理旧稿，但又都因故半途而废了。每当许多朋友问起时，只好嘿然相对；只是到了去年和今年，在我们相聚不多的时间里，才下定决心，本着“丑媳妇必得见公婆”的心情，把它清写出来。“抛砖引玉”对我们来说，决不是一句客套，

但愿在这部拙劣作品的基础上，能够产生一部乃至数部对《史纲》无论就校勘、翻译、注解、研究而论，皆具相当水平的著作问世；如果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我们这份译文也算尽到了它的责任而不致于笔墨纸张的白白浪费了。

由于水平的限制，我们只能逐字逐句地“硬译”，结果不蒙不汉，这倒不是什么“忠实于原文”，能做到一个“信”字已不容易，“达”、“雅”二字，根本不敢作此奢望。加上多年来闭目塞听，孤陋寡闻，只是这次整理旧稿时，我们才见到了鲍登（C. R. Bawden）对此书的校勘与译注，而该书却是早在一九五五年威斯巴登（奥托·哈拉索维茨出版社）已出版的。我们根据它来检验自己的工作，不但底本选得不够理想，而且注解多系信手拈来，更不用说详细地校勘了。当然，我们因偶然机会也简单地利用了两种新发现的蒙古文历史文献，其一即《黄金史鉴》（此书，朱风与道荣成同志有专文介绍，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另一为《俺答汗传》（此书，珠荣嘎同志在整理中）；至于内蒙古，以至全国各地收藏的各种版本《史纲》的利用，只好留待于有志此书的同志它日另作详尽而有意义的工作了。

总之，这部《译文》不是一部好的作品，更不是一部专门性的学术著作。重复一句，如果说它能在帮助一些不通蒙古文而又想了解一下《史纲》内容的人有所裨益的话，那也勉强地算做我们的微薄贡献了。

最后须说明三点：

一、本书蒙古文底本为北京第二版，原题：《Boyda činggis qayan-nu čedig》即《圣成吉思汗传》。其北京第一

版标名只是少了一个“Boyda”即“圣”字，在校记中简称PI版；其它，嘎拉桑贡博叶夫（Galsan Gomboev）本，简称G本；所谓《喀喇沁本蒙古源流》，简称K本；罗布桑丹津（Lobsan danjin）《大黄金史》（即《Altan tobci no-va》）则简称U本。对这些书，我们都不曾核实原文，只是转引了鲍登的译注：《蒙古编年史·黄金史》。

二、旧传有所谓盛昱的《蒙古世系谱》一书行世，现已明白它不是什么盛氏的著作，原作者为罗密，增订者曰博清额，原书名《蒙古家谱》。它是在许多方面依据《史纲》而成书的，所以，作为附录重刊于此，供参考。

三、为了核对与检索方便，我们编了一个简单的人名、地名的蒙（拉丁）汉译文对照表和附载了蒙文原文。

四、此稿曾于一九八〇年油印百余本，征求意见。感谢内蒙古大学乌兰同志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张双福同志认真校阅，润色译文、纠正失误，他（她）们的劳绩是可贵的。

朱 凤 贾敬颜

一九八〇年六月脱稿

一九八三年三月改定

# 目 录

引言 .....	( 1 )
阿勒坦·脱卜赤 .....	( 1 )
附录一：译名对照 .....	(109)
附录二：《黄金史纲》蒙文原文	
ᠰᠢᠨᠠᠯ ᠠᠯ ᠲᠤᠯᠠᠭᠤᠯᠠᠳᠤ ᠰᠢᠨᠠᠯᠠᠳᠤ ᠰᠢᠨᠠᠯᠠᠳᠤ ᠰᠢᠨᠠᠯᠠᠳᠤ ᠰᠢᠨᠠᠯᠠᠳᠤ .....	(133)
附录三：蒙古家谱 .....	(203)
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序 .....	(206)
蒙古家谱（上卷） .....	(209)
蒙古家谱（下卷） .....	(225)



## 阿勒坦·脱卜赤

尊贵菩萨后裔，贤德帝王根基，  
 起源印度①土番，愿述事迹梗概。  
 为着拯救世间，众生免于沉溺，  
 禀承佛陀旨意，大三末多降生，  
 以众敬王显扬。

印度的劫初之祖是大三末多王。彼之子光妙。彼之子善帝。彼之子静斋。彼之子顶生。是为主宰四瞻部洲的金转轮王。彼之子妙帝。是为主宰三部洲的银转轮王。彼之子近妙。是为主宰二部洲的铜转轮王。彼之子善妙。是为主

①原文作“额纳特珂克”(enryek),即印度。续增《华夷译语》人物门:西天曰“安惕客惕”(an(e)ryet)。《高昌馆杂字》人物门:西天曰“昂答克”(endeke)。按《清太宗实录》卷41崇德二年三月庚午,谕喀尔喀文中谓“昔金、辽、元三国之主,西伐额纳特珂克,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三年七月丁卯谕喀尔喀文语略同,译“厄纳忒黑”。《蒙古源流笺证》引《四川通志》作“厄讷特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2,突厥叶护可汗谓法师曰:“师不须往印特加国(原注:谓“印度”也)…”(回鹘文译本作yntk'k),粟特语作enerkek,都是对“印度国”的不同时代、不同语言的不同写音。

宰一部洲的铁转轮王。彼之子严妙。此五人以五转轮王而显扬。

严妙王之子舍帝。彼之子舍提王。彼之子舍固尼。彼之子香草王。彼之子大香草王。彼之子乃善见王。大三末多王的贵胄为甘蔗王。其子善生王。王复繁衍为众王之后的狮子颊王①。子净饭王、白饭王、斛饭王、甘露饭王。长兄净饭王二子，长即佛陀，次妙难陀；仲子白饭王二子，长具寿胜，次具妙；叔子斛饭王二子，长具寿大名，次无天；季子甘露饭王二子，长天授，次庆喜。释迦牟尼之子罗睺罗。罗睺罗出家，净饭王一支由是绝嗣。但诸经典却说并未绝嗣。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千有余年②，经由大三末多王族宏布于东方雪山之周。其始末如此。有印度摩揭陀国侨萨罗之子名沙尔巴王者，有子五人。幼子生时身长青犀色毛③，手足皆扁，目之交睫自下而上。因谓“此儿不似前胎”。于是装在铜匣里，弃入恒河中，飘流到了巴勒布④、土番二国交界的地方，土番一老人于河边拾到这个匣子，打开一看，原来是个漂亮的男孩，抱回去养育到十六岁。探寻地势高峻、风景优美的地方，得知雪山四维之地，打算安设营盘，来到那里时，遇见了土番人，当被问及“从

①原文 *Arsalan ouquci-tu qayan*，直译“狮子背王”。

②此句前衍罗睺罗、净饭王之名，它本无，今删。

③原文 *keris*（G本作 *krik*，初版作 *kiris*）案：蒙古文 *k*、*g* 不分，*qiris* 或许是“鳞”。

④谓尼泊尔（《彰所知论》称“捏巴辣国”，《元史·阿尼哥传》称“尼波罗国”），藏语。

那里来的人”时，指了指上空，土番人便说道：“这个孩子乃上天所授，我们土番国没有君主”，于是驮在脖颈上，昇之而归。这就是土番最初的库淳三塔里图王。其子七贵人椅子王。传子恰札尔布西巴袞三塔里图王。其子爱图尔哈阿尔拜三塔里图王。其子库里库鲁克噶尔波罗尔三塔里图王。其子袞苏宾默林三塔里图王。其子大赉苏宾阿尔滩三塔里图王。王有三子，长子博罗出，次子锡巴罟持，幼子孛儿帖赤那。由于内部失和，孛儿帖赤那北渡腾吉思海，至浙忒地方①，娶了一个唤作豁埃马阑勒的处女为妻，在浙忒地方定居下来，是为蒙古部落。

其子为巴塔赤罕。其子塔马察②。其子豁里察儿篋儿干。其子阿兀站孛罗温勒。其子撒里合察兀。其子也客你敦。其子孛锁赤。其子撒里合儿出③。其子孛儿只吉歹篋儿干。其子脱罗豁勒真伯颜。此人有妻名孛罗黑臣豁阿④。生下都蛙锁豁儿⑤、朵奔篋儿干两个儿子⑥。都蛙锁豁儿印堂间长着一只眼，能视三程路那么远。有银花、铁青两匹马。都蛙豁锁儿携其弟朵奔篋儿干，一

①浙忒，此从《世谱》译音。《秘史》40节作“札惕”，译“世人”。谢再善译“外姓”，云“札惕”有外人、旁人之意。

②原文 Temüjin, G 本作 temücin, 应是 Tamacäk 之误。

③原文 qalçaqu, G 本作 γaljaγu, 余本作 Sali-qaljaqu, 今从之。

④此下有蒙古成吉思汗以来至布尔尼亲王四十二代的世系，为后人篡入。G本同误，今省去。

⑤原文 dunsuqur, G 作 duwaSoγur. 今从之。

⑥《世谱》卷2“多娑和尔生子四，多耐、多克生、厄墨尼克。多娑和尔歿后，其四子与叔多波墨尔根不相睦，流为威勒忒、

同登上不峒罕山之巔，刚刚坐下，都蛙锁豁儿即望见一簇搬家的人，从推朗噶噜迪顺着统格黎小河而来，就对弟弟朵奔篋儿干说：“在移居的车子里，坐着一位姑娘，那位姑娘的光彩从这里就能看得见”<sup>①</sup>。于是弟弟去查看，果然有这个姑娘<sup>②</sup>。朵奔篋儿干问那姑娘：“你们是什么人？”姑娘回答：“秃马惕的豁里刺儿台篋儿干的长夫人巴儿忽真豁阿生于阿里黑兀孙唤作阿阑豁阿的姑娘便是我。”于是朵奔篋儿干娶以为妻。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子，长子不忽合答吉，次子不合赤撒勒只，从此不合赤撒勒只即以撒勒只兀惕为氏，不忽合塔吉即以合塔斤为氏。

朵奔篋儿干死后，其妻阿阑豁阿寡居中又生了三个儿子，名叫不古〔纳〕台<sup>③</sup>、别勒古〔纳〕台、孛端察儿。为此不忽合塔吉、不合赤撒勒只怀疑起来，背地里议论道：“我们这儿没有房亲<sup>④</sup>，这孩子竟是谁的呢？”这话被母亲阿阑豁阿知道了，说道：“我的两个孩子啊！你们怀疑我是

---

巴图忒、徽忒、克烈忒四姓焉”。《源流》卷3，多斡索和尔之子托诺依（Tonoi）、多克新（doksin）、额木尼克（emnik）、额尔克（Erke），后为厄鲁特（Ölut，应为Oheled）、巴噶图特（bayatut）和特（qut）、奇拉古特（Kiragut）四姓之卫喇特（uirat）。本书应有这段文字，此处遗漏。

①PI版，此句后还有“ci eciju üje”即“你去看”。

②PI版作beye-dü kürügsen nigen okin bui ajuyu。可译作“有一位及笄之年的姑娘。”

③原文作bigter，PI版作begter，此从《秘史》译名。

④子娶后母，弟娶寡嫂，继承家业，故有此说。

有道理的。”然后，递与每人箭杆一支，各自立时折断了；又分给每人五支箭杆，则未能折断。于是阿阑豁阿说：“你们五人结合起来，力量就会如此坚固<sup>①</sup>；这三个怀胎的时候，夜间有个带黄光的儿童进来，屋里马上亮起来了，抚摩着我的肚皮，然后变作一条黄狗舐舌抹嘴地从门右侧出去了。如此看来，我想应该是承受天命而降生的孩子了”。

兄弟五人分“份子”时，仅给了孛端察儿一匹脊梁长疮秃尾巴兔鹞马。孛端察儿叹道：“是死呢，是怎么的，听天由命吧！”边说着边逆着斡难河走去。见一只狼追捕惨白色的牝鹿于山坳间，潜踪射得，食肉度日。在斡难河源搭了个名叫“草庵”的家，刚住下，看到雏鹰在抓雏鸡，便用马尾套住了。从此飞放捕捉雏鸡，沿着河且放且走之间，见有一个部落，在那里喝马奶过活。后来他的哥哥不古纳台，溯着斡难河，一边说：“我们的一个弟弟走后，死了呢？还是活着？”一边寻来。走到那个部落中间问道：“见着骑一匹兔鹞马的孩子没有？”那里的百姓回答：“此地有个男孩，他有一匹兔鹞马，一只雏鹰，每天喝马奶过活，你不必这里那里找了，就此等着吧。”时当中午，晴天无云，雨却渐

---

①与此大致相同的传说，在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里有两次出现，刺失德也曾照抄。在古代社会，箭是用来表示社会契约、王者的权威、使臣的身分、所有权的标记，是部族内部的统一和平等种种意愿的象征。几乎全世界的古代传说里，都反映了以“束矢”来宣誓部族统一的风习。例如，西欧伊索寓言的《猎人和四个儿子》、伊斯兰世界有塔里巴乌麦亚朝名将穆哈尔刺姆（Muharram）的传说，中国有《魏书》卷101《吐谷浑传》（《北史》卷96《吐谷浑传》同）阿豺的传说。在日本有毛利元就的故事。

淅沥沥地降下来。部落的人们说：“你看，那孩子这不是来了吗，”说话之间，孛端察儿已经到了跟前。孛端察儿抓到的鸟的羽翎随风飘向斡难河下流，那羽翎似雪般地飘起来。这样兄弟二人相遇之后，一道回来。归途中，孛端察儿对他哥哥不古纳台说：“俗语说‘人有尊长，衣有领袖’我们掳了这部落吧！”哥哥道：“咱兄弟们回家商量吧。”到家又重述了一遍，其兄仍未同意<sup>①</sup>。最后，兄弟五人商量的结果，才掳了那个部落。孛端察儿在此抢了一个怀孕的姑娘。孛端察儿的儿子是合必赤曲鲁克。其子巴奇儿巴阿秃儿<sup>②</sup>。其子篋年土敦<sup>③</sup>。其子合赤曲鲁克。其子伯升豁儿多黑申。其子屯必乃薛禅。其子合不勒汗<sup>④</sup>。其子把儿檀把阿秃儿。其子也速该把阿秃儿。

也速该把阿秃儿带领答里台、斡惕赤斤两个弟弟<sup>⑤</sup>行猎，突然听到一只沙狐“噗”的呛了一声。原来一个妇女在那里溺了尿。他们沿着车迹走，也速该跟弟弟说：“那女人会生贵子的。”说着，顺车迹追了下去。原来泰赤兀人赤列都<sup>⑥</sup>接他的妻子诃额仑额克，自斡勒忽纳兀惕娘家归来。

①此句从P1版及G本增。

②译名从《世谱》，《源流》作伯格儿巴图尔 (Beger bayatur)

③原文作：maqa tōten (G本作tuwati)，译名从《秘史》。

④据《世谱》及《源流》，都有关于合不勒汗七子及他们的后人的叙述，此书或有缺文。

⑤答里台斡惕赤斤是一人，非两人。

⑥依《秘史》54节，赤列都为篋儿乞惕部人；《源流》作塔塔儿氏；与此泰赤兀氏之说同误。

赶上以后，也速该对两个弟弟说：“抢了吧！”这时诃额仑额克对她的丈夫道：“你查觉了没有？适才那三个青年人神态不对，你回去吧！”随即脱下内衫，刚递过去，那兄弟三人已动手来抢了。追赶赤列都涉过三条河，越过三道岗，没能赶上，也速该便掳了诃额仑额克留下。回家的时候，诃额仑哈屯边走边哭，于是答里台斡惕赤斤说道：“涉过三条河，越过了三道岗，俯视无踪，平眺无影，哭也听不见了。”诃额仑额克听了那话，才默默地走去。

出征塔塔儿的帖木真，旋师之际，诃额仑额克生了一个男孩儿，因此命名为帖木真；诃额仑额克又生了哈撒儿、哈赤温、斡赤斤，总共四个孩子<sup>①</sup>。

一天，也速该领着他的孩子帖木真，前往母舅斡勒忽纳兀惕氏处讨妻室，弘吉刺的德薛禅适在通速儿、扯克扯儿两山中间的赤儿古<sup>②</sup>水上饮自己的马群。德薛禅遇见也速该<sup>③</sup>，问：“乞颜民族的孛儿只斤姓亲家<sup>④</sup>和孩子，你们

①自“出征塔塔儿”至此，用P1版补。

②原文：Tongsur（G作Tangqur）；而赤儿古即《秘史》61节之赤忽儿古，下文不误。

③弘吉刺的德薛禅以下至此，用P1版补。

④亲家即“忽答”，凡两个不同的氏族世为婚姻者，相互间的关系便是“忽答”。《秘史》64节，德薛禅说：“俺翁吉刺家但有颜色的女子，便献与您皇帝人家后妃位子里教坐有来”。

《源流》，岱彻辰云：“自古以来，我家之俊雅女子，作尔博尔济斤氏哈屯者最多”。便是这个意思。《秘史》蒙文，此处以韵文形式分叙外甥姿质和女子容颜，以表示这种“忽答”关系的亲切。《秘史》65节又说：“大凡结亲呵，男孩儿便看他家道（‘嫩秃黑’即营盘《元史》

上那儿去呀？”也速该说：“只为送儿子<sup>①</sup>帖木真到斡勒忽纳兀惕那里，才赶路的。”德薛禅道：“今夜梦见一支白海青，落在我的掌上，这梦应验在乞颜氏族的孛儿只斤姓——该是你的吉兆了。你到我家去，我有个叫孛儿帖的九岁的姑娘，许给你的孩子吧！以往我们地方的习惯，让美丽的姑娘坐上幌车，驾上黑色骆驼，嫁给众人之主作皇后；骑上白额骆驼，坐上高床，嫁给一国之主作皇后。”<sup>②</sup>就这样，也速该把阿秃儿把孩子许给了德薛禅，并留下一对马<sup>③</sup>。临行时又嘱咐：“我的孩子怕狗，请照顾他。”说完之后，返回去了。

归途中，经过塔塔儿人那里，他们正在举行宴会，也速该心想：“可怕的部民啊！怎么样才能躲过去呢？”正在寻思之际，食物已被掺进了毒药。也速该紧赶慢赶地来到家里，说：“我经过塔塔儿地方，可口的食物里被掺进毒药。”在生命垂危之际，唤来蒙力哥，对他说<sup>④</sup>：“在弘吉刺的德

---

作“农土”），女孩儿便看他容颜。”

①送儿子，古代蒙古习俗，为儿子寻配偶，必须先将他送往女方家中，因而蒙古语“女婿”一词，来自“送”这个字。

②原缺“皇后”一词，意补。

③《秘史》66节，“德薛禅说：‘我将女儿与你儿子，你儿子留在这里做女婿。’于是也速该就留下一匹从马做定礼，去了。”《源流》：“伊苏凯奉双马以为聘礼”。定婚后男子留在女家，这是一种“夫从妇”即男就女婚的制度：以马为聘礼，在古代北方民族中颇为盛行，如女真，等等。

④“我经过”至此数句，据P1版。



薛禅那里，留下了儿子帖木真，快去领回来吧！”说罢，蒙力哥急驰而往。帖木真到家以前，也速该额斡已经与世长辞了。

贤德的兀真额克，  
把自己聪明睿智的儿子，  
经常靠着野韭菜养活，  
使他成了一国之主；  
刚毅的兀真额克，  
把自己承受真命的儿子，  
用小鱼儿抚育成人，  
使真命天子即了汗位。

后来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对母亲河额仑说：“先前别克帖儿抢走了捞进网里的鱼，又夺去了合撒儿掏的雀，为此把别克帖儿、别里古台杀了吧！”河额仑额克说：“唉！我的孩子，你们就象前代泰赤兀的谔呼伯豁阿的<sup>①</sup>五个孩子那样，说仗势的话。可你们影子以外没有伴侣，尾巴以外没有鞭子。”听了这话，帖木真、合撒儿二人把门一摔，走了。出去以后，别克帖儿正坐着瞭放那八匹银合色驢马。帖木真从前面，合撒儿由后面，朝着别克帖儿走来。将要害他的时候，别克帖儿说：“你们要杀我就杀吧，但不要杀别里古台弟弟，他将会给你们出力的。”这样，便将别克帖儿害了。然后帖木真、合撒儿二人回至母亲跟前，河额仑额克说：“孩子们啊！象那缘山飞腾的大鹰一样，象那贪吃胎胞

①原文kinja-u, P1版作yin, G本作gi-yin, 兹从后两者。